股奸列傳

揭發偽交易所種種黑幕！

陳璧君組織婦女「弄股黨」

衆家「股房爺」袁履登

影滑「張善琨」玩股有術，

槍上交易李士羣硬進硬出，

邵式軍鴉片鋪上漲停板，

錢大魁「股奸」頭寸批發所，

王永康賭而股的祕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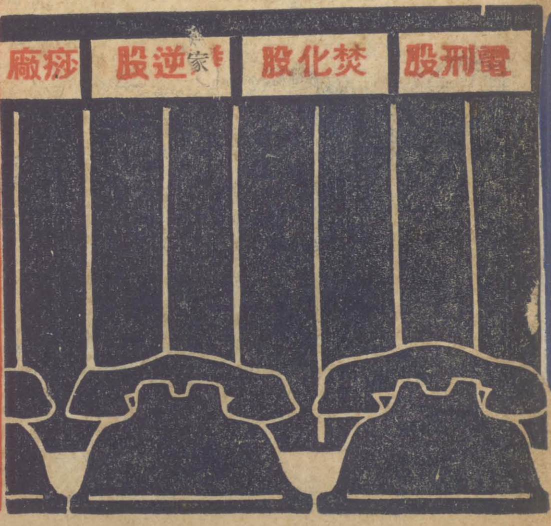
衆家董事長林康侯，

馮節操縱「黃豆粉」股票，

偽經濟局控制「華股」，

經紀人集體講斤頭，

臭股大王周邦俊，



「股奸」榜上第一條壞蛋沈長賡

一「克佐治洋行」小職員舞弊起家

凡在商華股票市場做過交易，或在敵偽統治下翻閱過經濟欄新聞或啓事廣告的人士，無不知沈長賡其人，今天一條某某公司增資，看看董監名銜中，少不了他，明天某某企業公司招股，也必有他的名字，「偽證交」向「偽實業部」申請一件事案，定有他的談話，「偽證交」向經紀人們發言，少不了他的份兒，在敵偽盤踞上海時，他確是十足道地的金融界，投機界以及實業界的要人，但一等到如今勝利的爆竹轟然一聲響，把他的原形振現了出來，原來是一件無惡不作的百份之百的壞蛋，也是「股奸」榜上的第一名寶貨。

「欲盡千里目，更上一重樓，」欲知詳細事，且從根上說來——

追本溯原，且把沈逆長賡的第一件罪惡說起。

他本來是一個游手好閒之徒，年青的時候，最擅長的玩意兒是胡調胡調，所以金融界稍年長一點的或洋行職員中的老前輩都知道，沈逆曾二次患過惡性梅毒，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想這一定不會記憶錯，沈逆由於太古洋行的華職員某君之介紹，在克佐治洋行裏當一名小職員，該行的

偽經濟局控制「華股」實錄

偽組織下的偽組織

自從「棉業取引所」經不起吳四寶一攪，不關門大吉，上海投機界之於做紗布，祇好暫行歇手，饞嘴貓經不得斷三天葷，短時期後就弄起叫「華股」這一個賣買，做來倒一帆風順，發國難財，起黑心家者有之，[illegible]地皮光，咽弄堂者有之，賣妻鬻兒，投黃浦者亦有之，皆深拜投機厚賜。這時候所做的華商股票，計有振華油漆，華商電器，閘北水電等等。其間梅林罐頭史，列為紅股中的紫股，交易最闔猛，但所做開有限，不像嗣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0169B
上海圖書館藏書

業範圍是貿易或企業性的公證人及執行會計等，沈長賡在進行不久，歐洲大戰爆發，於是克佐治洋行的主持人麥克茂爾路等三人紛紛爲戰時徵兵關係被徵回國效命，留在滬繼續維持業務的祇有沈逆，薛君及一二西洋籍的西人——即指葡籍而言，這也是大概沈逆運道亨通，命裏生前，註定有一筆財可發，就在這一年的某一天，新開橋那裏的堆棧發生大

目次

「股奸」榜上第一條壞蛋沈長賡
「空頭股票」承包人李祖虞
錢大櫆是「股奸」們的頭寸批發所
邵式軍「鴉片舖上漲停板」
馮節操縱「黃豆粉」股票
大衆「股」房爺·袁履登
「檯上交易」李士羣「硬進」「硬出」
「影戲滑頭」張善琨玩股有術
陳璧君組織「婦女弄股黨」
收「股子」「股孫」的聞蘭亭
唐壽民一手「大空頭」內幕
王永康從「賭」而「股」的祕密
僞經濟局控制「華股」
梅思平大施「僞」權
撈「股」票灰的一羣
「僞證交」辣手辣脚
空頭股票「收容所」
「經紀人」集體講斤頭
明禁暗放·期貨做開
「僞證交」臨死夾尿屁
「衆家董事長」林康侯
臭股大王周邦俊

「僞證交」上市開首的股數以百計，楚化股，坤劑股，公私股，賠賊股，賊業股，弄得初聽對講電話的學生意，記了前忘了後，那時候專替華股的股票商也祇有永昌，華商，興業，中國等聊聊幾家。

經不起幣制變更、「汗[illegible]」宣布把法幣折改「戲阿兒皮」，物價經不了這「空頭」鈔票一刺激，形成直線上漲態度，這情形之下，當然，華股是華商公司資產、代表物，也跟着超速率飛漲，本來不大聽得人說起的華股，一躍變爲千日萬購的討論題材，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電車裏滿耳都是「紗廠必叩大關」的浪，人行道上都是三三兩兩的「照走勢看來，公司必竄破×百」！「人怕出名，豬怕壯」華

028722
420

火災，因爲商行的堆貨大抵保有火險，而保險公司的賠客商損失的貨物，例由公證人秉公就所燼餘貨物，事實估價，再行決定。因爲「克佐治」的業務是公證人，加以承保該處堆棧的公司大半是外商，所以這一次公證人由克佐治洋行担任，沈逆這時就異想天開，來一下「活手」，凡欲假造事實，希望以少報多和簽證明單時間不延宕者多來歸我，四六拆賬，不折不扣，同時又要「人勢力不够，因爲獨吞必致「出老浜」而後已，所以連絡了漏的行中西洋人，上下其手，這時候客家因爲勢力範圍不得不附首答應，要是不允這條件，當然，他一定遙遙無期的不賠，使你賠款無着無落或者辣手辣脚將那「燒去十份之八九」的事實，估得「僅燒去百份之一」的證明單使你大倒其霉，大折其本。

這記生活，沈逆大發其黑心財，竟撈到了國幣七萬餘元，不管別人家火燒燒得哭爺叫娘，祗要腰邊麥克麥克，黑心黑肺，什麼也都不關老子事，在那時國幣七萬餘相當值價，不像現在的「戲阿爾反」，買根油條也要僞幣二千元，那時候國幣三十元一月薪水的沈長賡對於這一筆橫財當然發得有點頭輕脚重，就此靠了這一下子雞欒起家，撐住了嗣後活動的逆腰。

二 「衆家小阿舅」蘇州城裏的「六索」

股當也不能例外，太平洋戰爭巨浪一掀，「汪記」仗着小鬍子蠻爺撐腰，羽黨四出羅掘收括，華股市場當心成了他們的目的物，於是一道猴令，居然皇皇其詞的說：「查華商股票實係工商業命脈所繫，公開賣買，情同操縱，亟屬嚴禁……」這一下可將華股商的飯碗敲破，不能明目張胆的「公司三元半買進」，「內衣二角半賣出」公開交易，就是中央大樓弄堂裏，或大陸大樓走廊中的黑市成交也免不了「搭進去」的危險。

「有錢能使鬼推磨」，古有明訓，慣在客戶頭上帶帽子，玩弄花巧的股票商當然也懂得這一玩意兒，於是請客，拉場，孝敬，送禮之後，接着辦法來了，股票商須得向僞市經濟局領一執照，

沈長賡既有了這筆鉅款，就利用歐洲大戰戰時經濟的關係，很便宜拖進了好許金子，因爲那時的金價跌到二三十換——即國幣二三十元可購金子一兩，一堆堆的好像黃金山，但是他自己本身呢，却像了一位李月寶。

提起李月寶，大概聽得談起過花會的不致會不曉得，李月寶是花會中六索精，爲什麼寫沈逆竟會寫到李月寶身上，莫心急，聽我道來，按沈逆的舞弊起家，長袖善舞，當然這應歸功於他家庭的敎子有方，所以沈逆的那位阿堂老太太也是值得帶一筆的。

沈長賡是蘇州產，他的母親也是伊籍人氏，自古吳中多佳麗，頗多舖房間爲業，這老太居然也生財有道一番，弄到了討人若干名，燕叱鶯啼的做起皮肉賣買——大門上掛起寫着芳名的門燈，操着淫業，在別人也許有母如此，雖是二十五孝也要申言反抗，但是在祇要有錢可得什麼下賤也不管的沈逆看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淫業也是一業，無所謂之又無所謂。

沈逆安之若飴，再進一步，非但不以爲忤，反而以之爲窩——窩心之窩，因爲一踏進他的貴公館——堂子，只聽得鶯雛粥粥，異口一詞的高叫着「大阿哥」「小兄弟」，因爲阿堂是老鴇，雛兒們都尊稱她一聲「姆媽」，沈逆是她兒子，所以尊稱他一聲「阿哥」，「弟弟」，要是讀者諸位有空

方准營業，同時各股票商在交易成交額上，除例行向客戶徵取進出佣金外，更須代徵買出客戶證明費六二五，按月繳呈，好在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直接被搾壓出血的還是客戶，股票商當然件件依得，所以一下子有十九家領得執照，開張營業，利市三倍，弄得後向僞局申請執照的，今天不出，明天不出，祇有望別人生意興隆而興嘆，手短命苦。

可是白璧無瑕的華股市場，在這情形之下，成了僞組織卜的僞組織，同時愈演愈醜的股市活劇，也在這鬧場鑼下紛紛演出了。

梅思平大施「僞」權

的話，不妨翻一翻「上海土語大全」，也許還沒有這一本書，這「阿哥」乃姨子舅老爺的簡稱，衆家小舅子，亦即標準小六索的代名詞，典型的李月寶也。

沈太經濟有方，除了將這幾株搖錢樹另折碗菜並能另躉批發，一一的代她們覓得一位金龜婿，這當然爲了自己的經濟關係，可敲得大大的一筆贖身費，可以嫁的不是金融界大亨，就是實業界鉅子，所以嫁「四明」某公者有之，嫁「鹽業」沈公作妾者亦有之，沈逆異日之得兒得「轉，老太之功不可後，她的芳鄰們因爲他母子倆的臭行醜爲，嘖有煩言，而沈母尤時喜因細小事故，引起村嫗罵街式的舌戰，當然芳鄰們也不是弱者，每拿沈母操經業這一點作爲攻擊據點，但是她每次總是大聲地回答着說：「唉，伲是吃元寶湯格，儂子阿眼熱哦。」眞不恥之尤，無怪寶貝兒子到後來明目張胆底出任「僞證交」，不顧一切正理方面的交謫，大概也就因爲家庭教育的關係。

「裙帶是最有力」，這對於沈逆當也不能例外。

今天缺頭寸，祇要三阿姐枕邊奏上一本，明天一分一毫不缺送到府上，明天要囤貨，只要六妹妹到妹夫廠裏去走一遭，如數交齊，這位李月寶，不，應當稱沈月寶十足道地的足以背負着十七八塊石碣而自豪了。

就是在已發逆蹟，尸伸逆稍後 家裏有小宴會，無論打

爲的是想吃證明費一塊肉！

僞經濟局一庇護，當然捕房再也不會來搭人、禁止、明目公開，雖然操縱壟斷，也勢無其憚，一般客戶也深慶有了辦法，不必鬼鬼祟祟的做那夾弄黑市交易，所以行情漲落大的時候，居然除正常上午交易外，下午再來一記暗盤，一家家廠商，紛紛向僞局註册過的股票商接洽，不惜請客，送股，派票面貨，種種犧牲的謀自已股票上市做開，一部份「股奸」利用自己有僞經濟局執照，隨手虛設廠號，或拉了一家石庫門襪廠，亭子間針織廠，大模大樣的連絡了四五家同業，來一記做手，拉抬到高峯，吐到散戶頭上，像五穀豐登公司的三劃頭先

麻將之約，賭沙蟹之集，阿姐妹妹們都紛紛的攜着金龜婿，絡繹登門，一片「阿哥」聲中，沈逆怡然自得地，不是同姐夫討論着「股票明天走勢看下檔」，就是報告着：「明天僞證交有新股上市，背後有多頭公司，阿要進個五萬股」，恬不知恥，道地藥材，十足典型李月寶。

三　擾亂「衆業公所」，施行「滑頭破產」

沈逆以基礎之靠，給他鬼鑽鬼營，居然弄得到一塊經營洋商公司股票的「衆業公司」掮客牌子，儼然是一洋股掮客，做來生意到也不錯，不過沈逆好賭成性，每喜拿客戶進出頭寸，移作自己交易，這簡直跟花會航船一般每每多把客人打李月寶的錢，照着自己的主意移打在王志高門上，背一記輸贏，可是天難從逆願，起先做做，倒也蠻好，越做越胆大，就此在一記忽多忽空的「走勢」中，弄得吃兩記反手耳光，雙脚急跳，沒有辦法，動用壞腦筋，宣佈破產，這當然破別人之產，事前先把在外的債權，一一設法，閃電式的討到手嗣後再公佈破產，拿別人家應享用破產法來一百份公分，致於沈逆的動產，不動產早在前幾天過戶的過戶，隱藏的隱藏起來，故而債權人一折倒九扣，拿不到幾許，這一記生活，客戶們被他做得性命半條，傾家蕩產，投黃浦，吊鐵門，所以現在沈逆長賡的名列漢奸，身入囹圄，大享其鐵窗風味，

生等都是個中佼佼，而一般散客戶不明其中究竟，祇聽說，李先生昨天五分鐘賺一萬塊「戲阿爾皮」，張先生不費本鈿，一記空頭帽子，搶到八千八百塊「戲阿爾皮」，所以趨之若鶩，作爲發財捷徑，借印鈿，當短衫，包車夫阿三托老爺買五百股新亞建業，王媽也託少奶奶帶五百股藥廠，男女老幼，白頭髮的公公，嬌滴滴的少婦，擠擠一堂，盡眼看着黑板上的粉筆行情，大動其自說自話腦筋，這眞把在幕後玩把戲的「股奸」們，笑斷了肚腸！

「股奸」撈飽，「散戶」急煞，「僞經濟局」哈哈大笑：：對講電話與「公司」「紗廠」交響，粉筆和「戲阿爾皮」齊飛。

可是好景不常，「僞經濟局

迷信底說來也是果報昭彰，道德方面講來，眞是天理難逃了

在「棠業公司」搨客規則上，訂有：「凡曾宣佈破產的搨客，永遠不准再入洋股市場，再當經紀人，應列入永被逐出之列，」好的是沈逆志在鈔票，什麼名譽掃地，逐出市場，在所不計。

沈自己當然荷包充充然，可憐與沈逆有交易關係的散戶門是苦煞了。

四　張松獻地圖他向敵僞獻「證交」

「僞證交」的前身是華商證券交易所，這是一所做國家甲、乙、丙、丁、戊幾種公債的大本營，不知道怎樣竟給沈逆廁身其間，居然亦是一名「常務理事」，在沈逆既然名列理字頭，理應束身自愛，加之年紀亦已不小，誰知他竟認賊作父，唱起一齣「張松獻地圖」的活劇來。

證交因爲所經營的是公債，中央政府的公債，所以在日方及日本的油瓶「汪記」方面看來，是敵方公債，大應禁止交易，故證交來「阿拿得」侵進上海時即停止交易，不多時上海投機界的目的物由「龍頭」「藍鳳」「桃花女」移到「條子」，由「條子」而轉移到「華股」，成交額一天多似一天，所以取得「僞經濟局」執照的十幾家華股公司莫不利萬倍，沈逆看來大爲眼紅，忘了自己的本位，雙管齊下連絡了

」的龐大進益，震驚了那時僞實業部長梅逆思平，以爲這樣的一塊肥肉，我不吃牠，等待何時，於是大施僞權，說僞經濟局僞處不當，况投機行爲，事于禁例，爲能如此放縱，這樣一來，對於一般正得意忘形的一股奸」不會一晴天霹靂，弄得欲罷既捨不得「股市」大好油水，欲行又一籌莫展，好在狐羣狗黨中儘多的是二十世紀的狗頭軍師，猜透梅逆的志在「戲阿爾皮」，况且僞實業部當然僞權要比僞經濟局强得多多，於是同業開個「聯席會議」，向梅逆疏通，實在梅逆的目的也僅在鈔票一項，要花錢的都來歸我腰間麥克麥克，什麼股散價日漲夜高，物價刺激上升，散戶壓得透不轉氣，老百姓叫苦連天，管他娘！

一羣狐兄狗弟，拉弄「僞實業部」「敵行政機關」來重振旗鼓，把好好白璧無瑕的「證交」，加上了一個烏黑的「僞」字。

在當初「僞實業部」的大小嘍囉，因爲自己也「投投機」，「做做股」，當然也知道這是一塊肥肉，苦無張松之流，獻上老劉的地圖，大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慨，這樣一來，正對胃口，於是對沈逆大大器重一番，沈逆也得其所哉，因爲是內行出身，所以吞之獨厚，樂哉！樂哉！散戶身被他搜刮得苦哉，苦哉！

現在是，沈逆名列漢奸，鋃鐺入獄了！我們呢？看着刊印就的「僞華商證券交易所」沈長賡以漢奸罪孽被捕的字樣都拍手大快了。

「空頭股票」承包人李祖虞

——小號專包華股「上市做開」「廠商增資」

「僞證交」粉墨登場後，內部黨派奇多，其中實力最宏的還是「汪記」的「僞實業部」，因爲他有控制整個「僞證交」，力量，致於「阿拿得」方面祇要「戲阿爾皮」按時按月收到，其他便死人也不管，所以「僞證交」的各方面，也

「僞經濟局」既被梅逆控住，官場如戲場，小花面當然見大花面下跪，也祇得裝聾作啞，聽發展，在梅逆也祇要錢到手，，搶到這塊肥肉，也就適可而止，股票商和「股奸」們也祇要誰能撐腰就向誰塞一戲阿爾皮」，有奶便是娘，賊也罷，僞也罷，可繼續營業就行，如此各得其所，他笑，他笑，他也笑了。

吸大衆汗血的「僞股市」在這一片笑之下再行新張，苦祇了那時做「丙種公債」的，因爲這是重慶——中央政府對日宣戰前所發行的公債，祇有仍舊度那證券大樓弃堂交易的生涯，不，有時還有被搭進捕房，敲筆罰鍰的危險。

撈「股」票灰的一羣

可說全盤的華股有關方面，都得向他屈膝，「僞實業部」對於「僞證交」活動最力的除梅逆思平外要算李祖虞了。

（二）李祖虞的在華股方面得以插一只腳的原因，當然因爲他是「僞實業部次長」的關係，他是直接對於華股有生殺之權，假如有一家相當殷實的工廠或公司，適於必需上市流通該廠股票，以資增加該工廠或公司的金融活力，要是你不先向他打通關節，對於這上市申請方面，一定要遭受打擊，不是說你內部組織不合「法」，便是某一項不合「僞實業部」而定上市規則，反之，假使你能轉轉相謀，用「派股票」送戲阿爾皮」「「請客」種種方法打通這位承包人的路，卽使是昨天新開的「廂房間針織廠」「灶披間企業公司」一定也能派司，通融，准許上市。

在華股做得最閙猛的時候，一窩風利用這機會來增資，一部份之廠商，公司增資到也相當有其理由，但一部份如「做股票」而設的企業公司，染織廠，百貨公司，他們是純粹是爲「做股票」而做股票，正常可說是毫無營業可言，那裏有資可增，但是有辦法，祇要你向李逆祖虞這位增資承包人一接合，一月份增資到二月裏再增，到三月在再度增資也無所謂，只要你增給我的「戲阿而皮」增得我增資包辦人的尺寸，一月增他媽的三十次也未始不可辦的事。

「滑頭華股」源源上市，「滑頭公司」日日增資，這位

僞華商證券交易所開張不吉

「股市」既然熱閙，成交額突然澎脹，「做股」的朋友自然多起來了。

「做股」朋友之間，因爲多的關係，份子複雜，可謂三百六十行，行行俱有，良莠不齊端的是敵僞組織下無奇不有的小天地。想發財被財發去的散戶中包含着薪水階級的小職員，夫妻商店的小老闆，依靠放小資度日的小小金融權威者，因爲隔夜搖得了一腳小會的車夫阿四和積蓄了二十年工鈿的老媽子「中型客戶」即所謂做得起公司紗廠而無力問津，商務印書館，上海水泥之流，也包羅萬象，有專營投機行莊中的理字頭，有吃家當

「偽證交」「上市」「增資」的大包作頭的口袋漸漸的上得機撐着天門，增得厚與地爭，間接在套撈「滑頭股票」朋友頭上括去一層。

錢大檝是「股奸」們的頭寸批發所

——「送股」「拉股」「挑股」「割股」門檻全精

凡是用過「戲阿爾皮」的明友，大致還記得偽幣上印着的錢大檝三個簽名字，他是偽組織下中央儲備銀行的一名副總裁，淪陷上海的一位金融權威。

「華股市場」的活力是金融，是錢，錢大檝是金融權威，又姓錢，所以在「偽證交」時期華股市場，當然是活力滿身，「做股票」的最緊要的主力是錢，沒有「錢」，休想能「做」，因爲沒有「戲阿爾皮」，今天場上某一只股票，拉到拉上了好幾拾元或百幾拾元，肚皮吃得撐飽，「進」進得的股額相當龐大，請問明天如何向「偽證交」計算科去辦理交割，交割不成，到後天停止交易，做大戶的也一樣，沒有「錢」怎能組織多頭公司呢？

「錢」可通神，所以錢大檝跟「偽證交」和「股奸」行的老闆小開，有新近嫁出一位「討人」的阿姨，和憑着施嬌取得老公公鈔票的五太太和七姨娘，「大戶」畢竟是「大」字輩，一切大來大往，落起手來，「大」得有勁，坐木炭汽車的大老闆，操縱物價的「金融奸」，起碼廠的董事長，專掮「要人」「聞人」交易的浩大股票商，和「汗記」「偽組織中的紅客，寶貨，總之十足好像打麻將又「一無奇不有」

因爲份子複雜，所以樹黨立派在所不免，建幫設會，勢所必然，於是你來開幾家股票公司，合而成爲「康」字黨，他來虛設幾家臭水廠，味粉廠集而美名曰「中西系」，彼聯合若干祗寫字檯，電話，女職員的企業公司，居然號稱爲「新亞系」，更有因爲鄉誼的關係，能說「丟

列中的一羣五神七煞是通氣的，通聲的，通同的活動「做」做乎。

錢大概不僅是同「股奸」相通，同時是「股奸」們的頭寸批發所，因「股奸」們所組織的操縱華股組織，不論北是多頭公司，空頭公司都須仰「錢」的鼻息，今天進額多了，祇要跟錢逆有交情，一個電話，請調幾萬萬「戲阿爾皮」，錢逆好像中儲是他自己的小店一般，祇要鈔票機器沒有損壞，開本票的大纖顆豬毛沒有爛掉，一切都沒有問題，如數照調，所以這時期，經營機械的行莊，股票公司，都拿錢逆當作爺爺看，甯可家裏的十七八代祖宗家堂翻身，不可得罪，錢逆的一個給他裝烟的「扦子手」。

在空頭公司呢，當然離更須仰仗於錢逆了，組織空頭公司的「股奸」們，曾有一句口號叫「非錢不興」。這錢當然不是捐金錢的錢，即指錢大概而言，因爲空頭公司是拿股票頭寸在「僞證交」上拋售，使行情越賣越小，最小時一下子補空，「戲阿爾皮」賺飽，他們需要的是股票，

好多廠商公司爲了流通金融，要用錢——「戲阿爾皮」的關係，向中儲申請工廠業借額，普通有股票上市的廠商，都是用他們的股票來作該借款的抵押品，所以中儲保管箱裏凡是上市的股票大量的應有盡有，因爲工商業的借款不是小

奶媽」的有他們的「廣幫」，會講「老鄉」的有阿拉的「津幫」，還有，還有，還有業務的關係，一向華弄龍頭細布，雙馬紗廠單和桃花女的朱一個「棉紗幫」，戰前會做做「業廣」，「蹄膀」的來一個「衆業幫」，翻「條子」的有「金子幫」，會聽洋鈿有「錢莊幫」，在這時候紗布被敵僞統制，金條歸「中儲」獨有，動動就要吃官司，做投機的總歸免不了做投機，宜其享勃浪鑽進「股市」，撇風作浪，大動國難財聯筋，物價刺激上漲，做手裏散戶套進，別人家哭天哭地，祇要非賺「戲阿爾皮」，管他去。

你拉「公司」，我拖「美亞」，伊拉在「長沙大會戰」電訊上放一記利空消息，阿拉在「敵僞收買紗布」新聞上散一下利多

數，所抵押的股票當然也相當多，故而空頭方面也得向錢逆扮借股票籌碼。

有一次這西洋鏡出老浜，股票的市面江河日下，越做越小，一下去竟頭也不回，做股票的朋友大家弄得莫明其妙，看看已小了一星期，大約下星期空方一定要來抵補，市面想必要回上，那知道做一記多頭套撈一記，弄得跑市場的朋友，替華股起了一個雅號叫「動必套」，因爲不領盆，小了半個月終要回頭，來一記套撈，再過半個月，還是老樣子，實在這是錢逆在幕後操縱，由他一個人在批發頭寸，施槍弄棒，要是沒有這個寶貝在濫弄一泡，無論如何，「股市」雖臭，也不致造成這副局面，所以做股票的散戶，都吃了他的大虧！

邵式軍鴉片舖上漲停板

——「美亞」「紗廠」「公司」三熱門一把拉起——

提起海上「大金錢豹」邵式軍，臭名之盛眞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自從僞組織統治下的傀儡戲開鑼以來，邵式軍便隨在獺

空氣，往往好朋友變死冤家，因爲錢我所欲也，亦你所要者也，當然利害衝突，「大戶」鬧的比勁道，還是暗中做事，不明個中底細的，仍是莫明其妙，可是領有「僞執照」的股票商和無「僞執照」的股票商之間的門法，漸漸由暗門過度到白熱化，一變而爲明槍交戰式的各顯神通，好在你有「汪小開」，我有「陳老闆」—；我有「僞經濟局」，你有「僞實業部」，嵩山，泰山，華山，衡山恨不得連萬里長城也搬出來，作爲變方對壘中的一個「股商第一條馬奇諾防線」。

事有始，必有終，「股好」和「股好」的搶奪行動，驚動了「汪記」的老祖宗，敵方的阿僵阿篤中堅份子，看你們搶得利害，奪得有勁，當然這一股市」裏大

猢猻隊裏，被牽上舞台粉墨登場，做起他的偽統稅局長來。這七八年中，邵逆之暴發致富雖是靠搜刮起家，但除開明撈鈔票之外，又是個海上出名的投機鼎祖，做條子，公債，股票，外幣，十一佬，白貨，凡是能够發財撈橫塘的勾當，邵逆統統有份，而且正是件件皆通，樣樣能幹，所以提起「股票」，在後期市場混亂當日，場中幾隻大熱門股一齊捏在他手中，儘他亂做市面，散戶們完全蒙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此中實情。

邵逆出身是個不肖的學生，抽鴉片本領獨一，自從身為偽官後，有敵方軍政人物抱腰，不到一二年便括飽了油水，成為上海的第一等有鈔階級。邵式軍有了錢還想倍利，他與某些亨字頭滾得冬瓜爛熟，最初幾年當然不敢明目張胆，直到太平洋戰起，猢猻戲做進了上海租界後，邵式軍眼看見不久市場也落入了偽手，他又財迷七竅，抽飽鴉片無事，就在股票上濫弄花樣。

股票行市最混亂的，要算這兩年之中，風頭一來，再加場裏有什麼捕風捉影，起點謠言的話，大家便候着機會，靠此大發其財，邵逆手擋上門客頗多，這班家貨也存心派黨頭，就聯通幾家恬不知恥的股票字號抬拉吃吐，操縱幾隻「熱門股」。每等到行情漲達高峯，一記傾吐，害得散戶紛紛壓牢，只好眼淚水打肚裏吞，三百六十天，「別頭寸」苦得黃

有油水可撈，於是來一個「敵偽經濟要員聯席會議」，同時更因為我們那位曾因宣佈破產而被衆業公所逐出，永遠不得再進洋股市場的破靴猾客沈長賡拉攏了張老老大施媚眼，以舊華商證交常務理事的頭銜紛獻殷勤，居然「偽批」「偽准」一道道「偽令」下來，華商證券交易所重振旗鼓，一把抓的開拍華股，把狗糞滿地，蜘網像無線電天線一般掛纍的九江路證券大樓證券交易所，大興土木，收拾一新，不惜工本，把場中央原有做中央甲乙丙丁戊公債時的大好搿土圓欄干，全部搗毀，一排排像弄堂小學客堂教室一般，在中央設課桌似的排列[illegible]入場經紀人坐位，四週高懸起「黑板」寫進出行情的黑板，在「股好」的腦海中，好像牠們

遠地獄！

邵式軍是個烟迷的脚色，他做股票，跟別人不同，早上落不起，張開眼睛吸煙起碼抽得全房間煙氣薰天，方才開口說話。但爲了股市八九時開盤，邵逆有時也破例早醒，可是烟癮懵懂，急煞了幾個做手，有一個時期，邵家門存心拖住「美亞」「紗廠」「公司」三大熱門，電話出去，鴉片舖上記行情，手下的忙得不可開交，邵逆不問市面，電話裏總是「揩牌子，拖進。拖進，揩牌子」。勿照限價，有賣出頭寸就吃下來，所以三大熱門的漲停板，多半漲停在他鴉片舖上。

這三熱門股的大戶祕密已經揭穿，但諸如此類的其他小型股票，也一手包辦好幾隻，在漲峯頭上大施抬拉。小型股籌碼有限，票面是頗爲平民化的，等到一些小市民階級買進，行市差不多的時候，祇要鴉片舖上號令一發，烟槍一篤，便開始一瀉千里，全部吐出。別人頭上壓煞，而他以操縱的大戶豐度，卻賺足輸贏了。

某一個時期，市面上吃着三熱門苦頭的，不知多少。雖然其他還有人在操縱，但一般散戶吃着邵老槍生活，弄得家敗人亡的，實在爲數太多了。

馮節操縱「黃荳粉」股票

在這裏能永遠地向孤島人仕灌輸「阿姨舞愛吾」毒化經濟，永遠地能棺材裏伸手，大撈其「股票灰」，誰知道，勝利的號外，不僅拂散了「僞華商證交」的組織，更將那「股奸第一條好漢」一拂拂到鐵窗裏，身受囹圄之苦，一般「股票套牢朋友」也終算吐了一口烏氣。

「僞證交」辣手辣脚

這件事的一樁樁，一件件，「套牢朋友」細聽端詳吧——

回溯「僞證交」初行粉墨登場，未開新張之際，即大施敲詐，罪懸滔天，且撇下其他不談，先談沈長賡實貨的辣手辣脚，起初「僞證交」原內定經紀人名額爲一百二十個單位，其中因爲「僞局」「僞部」間的妥協關係，

——一隻「鈣奶生」，害得散戶「勿翻身」——

凡是在偽「證交」軋軋頭寸，做做股票的朋友，無人不曉得一隻臭到極點的「黃荳粉」股票，即所謂「鈣奶生」是也。這家空頭奶粉公司的主持人爲馮節，馮係偽宣部駐滬辦事處處長，可說是第一流文化漢奸，第三流的經濟漢奸。

馮節自鈣奶生股票上市，在這隻股票上着實撈到了一大票。他的「硬劏」本領很大，並且學着張善琨「噱頭」，對於吹牛放空氣，也成了家常便飯。所以用了鈣奶生董事長名譽的衆人頭上濫刮，散戶們因爲這隻東西票面小，拖進一點無所謂，殊不知捏上了手，起落太重，就叫你蝕得走頭無路。

以一個中學教員出身的馮節，人似排骨一塊，你想他怎會弄出好花樣來。馮節在汪偽舞台上先是沒有地盤的，這叛逆者祗靠一付吹拍本領，把林柏生誘得轉血血，在偽宣傳部苦於沒有人才之際，拉在籃裏就是菜，這樣便把馮節當作奇寶，將他從華南牽到江蘇來。放在南京的文化偽籠裏，命其任中華日報名譽主筆，一個月拿點乾薪過過日脚。

馮節來滬活動後，因爲得着中華電影經理之職，大抖特

領有「偽經濟局」執照的十九家票商，二家合用一塊經紀人牌子，好朋友，賓合用老婆，而不可合賺「戲阿爾皮」當然，十九家中的一部份都想自己獨佔一塊，於是沈長賡派爪牙四出放風！「要牌子有辦法」，「錢」在股票商，尤其中這羣在客戶頭上已獲得相當帽子利潤的股商，是無所謂的謂，有風必有影，紛紛向沈逆接洽，因爲接洽的人一多，沈逆居然大搭其臭架，不是推「偽實業部派來的監察之顧老兄不答應」便是托詞「東洋顧問不許可」，八面玲瓏的股商當然明瞭，這是指點的關係，三數不肯則五數，五數不應則付大關，祗要有牌子，多少不論，對講電話上定能撈得轉，直到慾壑填滿，牌子源源而出，皆大歡喜，這可說

抖，就在張善琨這個電影滑頭的嚮導下，開始認識了敵僞統治下的上海一班奸商文閥，幾句牛比，給他又噱上了幾個財奴，開起什麼廠來。

鈣奶生最初開辦，只靠廣告，實際上桂得要命，但一經拉股改組，用惡勢力弄了張園房子，就在不久使股票上了市場。那時股票在僞市場上，專靠後台支撐，馮節得僞員內眷幾個貴婦之助，鈣奶生一上市就直線上昇，做開毛三十塊，這傢伙笑得眼睛只成二條縫」。

實在鈣奶生什麼東西，市場中說它黃荳粉，一點也不過火，當祕密一經拆穿時，行情大攢，馮節慈傷了心，連忙拉攏陳壁君楊淑慧等幾個僞脊操縱，儘管抬啊拉的，不幾個月黃荳粉才化險爲夷。其實鈣奶生幕後大戶竟全故弄玄虛，蓄心操縱而已，講實情，這隻黃荳粉老爺無比，手上誰願意捏這種爛紙頭，這個水泡終於拆穿，半年後又一交墮到了十八重地獄。可是一班散戶大吃苦頭，套牢朋友大家有句口頭語，叫「做過鈣奶生，壓牢自翻身」！祇有馮節袋裏撈飽，在京滬兩地居然有起小房子來了。

鈣奶生的致命傷，是內部「打開頭」的緣故。原來在一漲停時期，後台有汪逆的親屬做擋手，後來分贓不勻，才拆坍台脚，市面大瀉，直跌到無人請教，最後中型大型各股狂跳，大家當黃荳粉小籌碼派用場，總算還有一點交易，可見

是沈長賡辣手第一記，可是一件事，却把沈逆難住，因爲三位實貨女壻，都是一字同仁，滿腹稻草，欲安插到「僞證交」，又恐被人背後笑掉門牙外，更誤了「僞證交」僞業，因爲新張之際，內部凌亂不堪，舊證交一部份舊員，深明大義，不甘利用，雖被拉到黃夾裏和他的貴戚李夾裏，做計算科和場務科的科長，但是一般的職員都是新近招考來的失學失業的可憐虫，要將三位貴壻放到「僞證交」裏，簡直不是安插，是要貴壻們現原形，叫他們每天對着場賬，成交單做三上吊，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女兒們又每天擾着城隍老要生意，逼得無奈，祇得自認晦氣，忍痛割三塊經紀人牌子給三件實貨，雖然這三塊牌子上，沈逆沒端端的

「證交」迴光返照的財產，更顯出原形，毫無聲勢了。

勝利之風吹光了黃荳粉，也把馮節這操縱股票的文化升角抓入了獄中，現在靜安寺路上的黃荳粉公司房屋已物歸原主，斷命股票勿值什麼砂殼子，但可憐的是些散戶，大家都成了馮節的債權人。這筆賬，不知[illegible]裏算起。

記大衆「股」房爺：袁履登

——股票當禮收……頭寸請別人軋——

被稱為海上三老之一的袁履登，在敵偽統治下會做偽組織三年的長期跑腿，袁老見了東洋人很為服貼，日本人也貪他老而彌忠，辦事像孩子一樣地聽話，所以把治理上海社會的大權一手重托他，市商會，米統會，商統會以及什麼社會上的所謂福利事業，都要他代辦，袁履登有」這樣的排頭可靠，便戴上另一隻面具，在上海「闊哉闊哉」起來。

社會上每有事情，袁履登板定與聞康「三老一體」，軋一脚在裏面湊熱鬧的。所以三年間的上海，袁履登這個老頭替日本人「錦上添花」，演說，或是播起音來，居然也滿口的大東亞長共榮阿短，不像是個正統中國人的樣子。

上海商界巨擘們的頭腦是最新鮮的，他們看見社會上「袁派」得勢，沒有人不想擠進他的路道，列為桃李門牆，上

送掉了好幾百萬，然而別的機會多着呢。祇要辣，辣脚，一記一記展出來，那怕錢不撈得。

寶件們一聽大喜，一個個到枕邊向玉皇大帝道謝，深慶神帶有力，於是大模大樣的「集舞弊之大成」「長靠泰山過日脚」等惡形惡狀股票公司，掛起招牌來了。

空頭股票「收容所」

沈逆長賡的送掉了三塊牌子麼？你真是傻子，這無非又是在原定經紀人名額內刮下三塊而已，因為他的循私，經紀人名額又少三名，這又是「偽證交」主持人沈賡長的辣手一件。

沒有送股
休想上市

「偽證交」裏主持的一批「股好」在買經紀人牌子撈到

那麼做起生意來有老勿死庇護，就可以篤定泰山撈一票了。

袁履登上台執權的時候自以爲見義勇爲，挺身爲上海市民謀福利，實在袁履登對於若干小有產階級的投機商，倒幫了不少的忙，挑了他們許多發財機會，在股票市場，處處有他的份。試看過去淪陷時期的上海，大多數證券字號老闆小開之流，是老伯伯過房兒子的，爲數着實不少。

僞股票市場猖狂的時候，袁履登也混在裏面，參加投機陣線，許多過房兒子們因爲有老頭抱腰，每逢節界，總拿股票當禮物送，老頭子照單全收，自然是哂納的。可是袁履登做起股票來，自己沒有頭寸，請過房兒子們張羅，大家解決一番。總而言之，撈鈔票技巧各有不同，惟袁逆特別高明云。

「槍上交易」李士羣「硬進」「硬出」

——收買僞「證交」的嘍囉們，坐取漁利——

在投機市場大混亂的前夕，敵僞方面已經有不少數實貨們暗中擠在裏面了。

尤其幾個有槍階級之徒，教唆羽黨，以武力操縱投機市場，市場裏一班人見他們有槍，嚇得退步，不得已挑他們賺了一筆錢，等於送一份「公份」一樣，祇好默默無言的。

起初，上海的特工魔王李士羣在市場做槍上交易，便是

一批龐大油水，見獵心喜，糊裏糊塗的把原定的一百幾十名定額，一五一十的高價出售，一變變了毛兩百家，祇要有錢，不惜一次次的收回原來訂定經紀人名額，一十二十的加下去，弄得一僞證交」裏滿坑滿谷的經紀人，大有恨不得再搭一個擱樓以資容納之勢，這與「僞教育部」時期的學校，祇要有學生去繳費報名，坐得下，課桌不敷應用都死人也不管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一記已大獲「戲阿爾皮」，第二記理不可缺。

第二記的噱頭來了，利用「股奸」們多想虛設公司，登場開拍心理，因爲這時一班壟斷華股的「股奸」，都異想天開，在垃圾桶翻掘着曾有三年以上營業和領有一僞實業部」營業執照的起

一個明證，那時他手下統率的殺人集團尚未解散，這批班底均是亡命之徒，李士羣要他們出力，一句話，所以在市場裏，這批羽黨相當猖狂，大家硬進硬出做投機。

李逆士羣那時是甘心附逆的一兜得轉」人物，偽方門路相當熟悉，像周派中人梅思平李祖虞之流，都是偽狼偽虎，他們互相合藥，一面用硬功，一面用軟功，先撈了一票捐照會銅鈿，隨後陰謀制人，李士羣便以半「官方」噱頭，第一記生活收買紗布，第二記生活便操縱華股，把所有幾隻熱門股拉在在手上，迫令經紀人抬放。

市場中，幾家有名的字號，一班胆小的經紀人都聽見李士羣一個名字，嚇得格格抖，李士羣則利用他的惡勢力，另又收買了偽「證交」的嘍囉們，操縱華股，坐收漁利，從每個玩股的散戶頭上公然搜刮，自己吃飽，成了特殊階級中的豪富人物。

和李逆來往最密切的股票奸學，有阿嗎後人，三橫先生，朱撇介裹等等，這班傢伙仰李士羣之鼻息，時常放空氣，捍煞大戶，做托辣司，為李逆撐家當。現在這些人儼然忘記了他們的附逆行為，一變而為清白人，正式商家，看在眼裏眞是活氣煞，所謂華股，原來如此。

末了要提李士羣的家婆，也是股奸之一，她男人靠惡勢力槍上交易，可是在蘇州死後，這個女人就用了丈夫的造孽

碼不言的公司，或設在江北草棚裏的所謂「廠」，檢得來報紙一登，招收外股，同時在幾家左右其手的宣傳刊物上話得天花亂墜，什麼內容有最新美國式紡織機二萬八千架，存貨值票面數的一百倍，再利用「股奸經記人」向散客戶一吹噓，想發「股財」的朋友，摩肩接踵，擠得代收股款的銀行——當然也是和「股奸」有有當關係的銀行，軋倒銅欄千，軋出人性命，再故弄虛玄，欲擒故縱，聲請一千股的祇派到三百股，於是大家更加相信內容的殷實不可言了，等到上市，票面偽幣十元，廿元開拍，一把括拉，拉到五十元，來一記全部傾吐，抛到散戶頭上，一張印刷成本偽幣不滿五元的五百股股票，要賣他媽的二千五百元「戲阿爾皮」

，和吳四寶女人組了個投機集體，大事操縱。這祕密的幕後股奸們，留着下期續註吧。

「影戲滑頭」張善琨玩股有術

——濫放空氣，開銷全罩「華影股票」牌頭——

僞華股市場投機者軋得翻倒的時候，有一隻股票相當走紅，而且人人手擋上捏一點，此即中華電影是也。電影股，有人諢謂「電刑股」，主持人是張善琨，上海出名的「影戲滑頭」，因爲滑頭人做滑頭事體，所以有一個時期，人人吃着「電刑股」生活，大贓其寃哉枉也。

先記一下電影股的來源——

當十二月八號敵僞闖進租界後，一脚踐毀了幾家民營電影老公司，由僞員林柏生以僞宣傳部名義，出而組織中華電影公司，汪漢奸在幕後撐腰，就由官方撥了一點錢，充資本成立後，這公司却一半附屬於敵人的報導部，在上海由張善琨出面，僞府更派文化嘍囉馮節協助主持，所以中華電影在當時，外界看起來頗當它了不起的。

華影——這公司一成立，爲了怕周轉勿靈，馬上申請股

，眞可謂利市千倍，天下無此好買賣，當然嘍，這生意經瞞不了「僞證交」的一羣賊眼，有福共享，方可太平，況且「股奸」們還得利用「僞證交」上市方可收效獲利，「股奸」們也知明這把戲少不了有他們的份兒，因此雙方言明，各出自願，每一新股市，例行「送股」這「送股」大典，例在上市隔夜請客即席分配，按份收執，所以「僞證交」弄得所設的前左右三面黑板，不敷應用，再行在左右兩面，建起小擱樓二所，以資容納空頭股，「僞證交」簡直是「股奸」們空頭股票收容所，「做股朋友」苦哉！

「經紀人」集體講斤頭

票上市，由馮節及張善琨二人辦理。但挑了張馮兩個寶貝不死，當華影股票進市場的前夜，張善琨藉其平生之力，拉了上海的投機家，及股票市場的操縱者們在萬壽山請客吃飯。這頓飯吃下來，雖然是名為聯絡性質，實骨子是硬施派貨，硬派的結果，成績自然是美滿的。

上市之後的華影股票，先從小型報宣傳，說什麼「因曼華進五千股，陳雲裳進六千股」，居然說得人家心癢難熬，就被噱進圈套，大家爭買起來。幕後，張善琨自然成了操縱華影股票的能手，他手擋上，有木易昆仲抱腰，有若干股奸在抬拉，華影雖是臭股，倒變了王大吉的臭荳腐十，一時爭購甚衆。張善琨濫放空氣，說什麼「中華電影院全部蔵下上海戲館」，說什麼「公司每月增拍六大巨片」，說什麼「李香蘭加入，萬世流芳賺五千萬」，市場上華影股票就狂漲，到過一百五十塊。

張善琨吹牛成功，股票飛漲，鈔票自然賺足輸贏，所以他開銷一部份罩了股票的排頭，小老婆姘頭之類那裏，每個門口電刑股票塞足的。張善琨時常周轉勿靈，有一趟，電刑股因為膠片缺乏，斷了電，一瀉千里，弄得木易朋友大窘，張善琨也走頭無路，祇好捧住了僞方幾個女漢奸，這樣才維持了一陣。但吃着「電刑股」生活的散戶，已經走油了。

窮兇極惡增加賣買佣鈿

記得是在那年的新年吧！——「股奸」口中的陽曆新年，「僞證交」藉口入不敷出，下一道「僞」命說：自本年起交易佣金，不論賣出方面，或買進方面概加一倍，即自原收的〇六二五改為一二五，經記人大呼吃不消，因為一部份的「股奸」化經記是不靠佣金吃飯•全憑在客戶頭上戴戴帽子，自己背背輸贏，來記把做手，弄弄慮玄，發其股財，吃其股肉，這區區佣金，來之不多，去之不少，但是其他少數老實經記人——也可以說是不大黑心的股票公司，倒也是一筆正常收獲，收客人一二五，或二五，付給「僞證交」〇六二五，代客服務，取之有道，一旦加成一二五，豈不要把那些放一二五的

陳璧君組織「婦女弄股黨」

——所謂「三太公司」，是股票散戶的對敵

華股僞市場的操縱抬拉，上面既說過與各僞員有關，但倒底是那一班人呢？

在上海方面，錢大櫆，丁默邨，潘三省等逆，是吃股肉的大王，而京滬道上，也不無操縱之徒，他們一知道上海的華股市場內幕如此，都打了公司團體，來上海「集體投機」。

其中尤其是幾個大漢奸的女眷，她們手上有了錢，反正這些錢是僞儲幣，得來便利，所以操縱起來，吃性之狠可以嚇得上海投機者口呆目瞪的。

當時人人知道，上海的投機市場曾經出現過一個規模空前，後台鐵硬的投機公司之成立消息。那個「投機公司」，便是「三太公司」，所謂「三太公司」也者，那是個合夥性的組織，但資本無限，那「公司」的主持人，便是僞政權「汪，陳，周」的女人。主腦人據說便是「僞國母」陳逆璧君，陳公博的女人與周佛海的女人則副之。她們所經營的交易範圍不廣，黃金，股票固在其列，即使美金洋股法幣也竟

大客戶白做，在放二五的客戶身上，少賺〇六二五，所以對這窮兇極惡的漲佣鈿，無可輕易答應，人急懸樑，狗急跳牆，一致聯一起來，集體向「僞證交」的主持人沈逆長庭大講斤頭，一方面沈逆做好做醜，紅面白面，一方面經記人雖以暫停交易爲要挾，終究客戶一五一十的電話上對講上來開行情，停一天多一天損失，少一天帽子進賬，佣金事小，帽子事大，於是當月解決，折衷辦法加佣金一則改在本年度陰歷新年施行，這斤頭終算不了了之的講下，一到陰歷新年，一律增加，那裏會增加在股票公司身上，當然加在做股的身上，刮刮衆人，沈逆等一般「僞證交」要員，新年壓歲錢，喜封，茶包，統統[illegible]槓，

自由買賣，這美金洋股，當時被敵方當作「敵性通貨」，是絕對嚴禁買賣的，但相反地之「中央儲備銀行」，那些通貨却是按日有市的，他們且能代客買賣，這所謂「客」也者，當然是指三太公司一類階級而言。

當「三太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成立後，昔日市場上雄踞一時之「多頭公司」「空頭公司」等「大投機集團」，俱皆相形見絀，相顧失色，「三太公司」之一舉一動，從此變成萬衆注目，整個市場的上落也無形中受「三太」的操縱。在這時期內股票中的電影和鈣奶生，曾一度受「三太」的大加青睞而提升甚烈。尤其是那罐黃荳粉，一上市便是穿破廿關；中華電影因受張善琨之此唱彼和，上落更爲利害。此時期「周璇傷足」，「春江遺恨」上演一類消息，居然也能影響市面，可稱「奇蹟」。至於美亞紗廠之類，「三太」固有提携「雄心」，但因格於大部股票皆操在二廠老板之手，故未遂其心願。而赤金市價在那時，也大有如今日一漲六七成之勢，京滬間股票單幫之風行，據說是「三太公司」全盛時代的傑作，而股票之實行期貨交易，據說「三太」方面也是有力的促成者。這樣的後台，毋怪股市更猖狂了。

收「股」子「股」孫的聞蘭亭

——「撈伯伯」操縱股票，當場顯出原形——

明禁暗放．期貨做開

僞證交期貨股奸唱捉放曹

有一個時期，「股市」慘跌，「聯業汽車第一名直駛進票面之內，弄得慘不忍睹，小型股一股不足一大餅之數」，中型股一股買蔴球一枚而少餘，，大型熱門股吃湯麵有不敷之虞，，「股奸」中的聰明奸，想出一條妙計，利用期貨交易，吸引客戶，不妨再作背城借一，但是「僞證交」也有「僞條例」，未有做期交的明文，狐羣狗黨討論之下，竟想出一偷天換日之計，派「僞證交」唱陳宮，「期交股奸」唱白面孔曹操，來一手聯合演出的捉放曹好戲，妥協

所謂海上三老中，論年紀是聞蘭亭頂大，他也好出風頭，在敵僞時代，聞蘭亭與袁履登採取一致步調，表面上說是被人拖落」水，暗地裏拚命爲自己開血路，在投機集團中，自然是少不了他的份兒的。

華股歸僞方統制後，聞蘭亭因爲也是僞方人員，脚路「粗」，人頭「熟」，所以工商實業界們托他拉股，走脚路的，多得不勝枚舉。就在這一點上，聞蘭亭收了股業中的股子股孫，在上海，以老伯伯的地位做起「撈伯伯」來。

因爲，上海人的所謂靠牌頭，素來是一窩蜂，很久以前，就有人去投奔僞方，如丁默邨盧英之流，已經手下收了徒弟，不過他們是武豚，聞蘭亭的後來在工商業圈子中收徒弟，則是生意人的態度，可是生意人者，十九投機耳。僞方人員爲的是錢鈔，聞蘭亭不是例外，做了僞商統會理事長，權力不弱，於是於職權之利便，就將中與僞證交互逆沈長賡互通聲氣，玩起股來。

股子股孫多，今天聞蘭亭老頭子要拖進幾千股，吐出幾千股，翻個巴身，派多少頭寸用場，只消一句話，自然能得心應手的，所以華股操縱圈裏，他亦是一員。

但聞蘭亭時有頭寸兜不轉之處，有一次買進一大票中型股，交不出來，就套在某一號經紀人頭上，害他們吃了夾擋，一記耳光打脫門牙，祇好望肚裏吞下去。但話得說回來，

之後，曹操做他的黑市期交，陳宮不聞不問，裝聾作啞，但是，對於曹操孝敬上的「戲阿爾皮」，倒不可不檢點清楚，杳數實收無訛，曹操亦因陳宮眼開眼閉，所以張逆善現一聲號命，楊家將全體動員，大敲「電影」期交，「榮華豐盛」也不甘示弱，七十五號百葉結，繼續努力，來往全憑收據一張，客戶證金不可缺一只邊，這居然也一時期哄動「股好黑市」，奇蹟一番，但是「股好」容頭濫放，因爲行情看小，誰知天不從人願，皇天有負黑心人，結果股價回蘇，蒸蒸日上，弄得楊大郎鴨屎出臭，咽倒，硬要倒賬，不肯將現貨交易向「僞證交」交割，「僞證交」無法可施，硬結一個結價了却此事，但是「僞證交」已爲」這時停拍一

這些票反正也是灰鈿，蝕在老頭面上，他們是服貼的。股奸的本來面目如此，你想可笑不可笑。

唐壽民一記「大空頭」內幕

最可惜唐逆壽民在事變前，一位中國第一流大銀行的經理，搖身一變，抹着烏煤般的心，做起敵僞勢力所維持的商統會會長來。

但「商統」與「股奸」何關，竟也拉到「股奸」羣裏。喏，聽着在下說下去，敵寇的進駐租界後，血淋的事情，不斷加到我們身上，念頭一下子忽轉到紗布頭上，將全部紗布「充公」式的一網撈去，上海投機界大祗和紗布有關，經不起此一下子抽血，當然乏不堪言了。

唐逆是主持這一件替敵效勞收賣紗布——「搶紗布」的主持人，當然他是第一個曉得這一件事，所以他想要是這件搶紗布的工作，一旦付之實現，「股票」一定要一瀉千里，於是他同「股奸」們，集體的做了一記大空頭，害得人家傾覆在不少。

果然自從紗布一統制，股市日趨下流，今天小，明天小，小了幾個月，唐逆大得其意，大發其財，敵僞下的商統會，統制專家一下子從統制商品統制了「股市」，弄得股票霉氣，「做股朋友」祗得口念「阿彌陀佛」。

天，種種詳情，容在第二輯中細細道來，替多頭套牢結果正好翻梢，反被結價弄得永不翻身的做股朋友出出氣。

「僞證交」臨死夾屎屁

▲關門大吉，解散費解到私囊▼

這樣的忽陰忽陽，忽兒漲停板，忽兒跌停板的直擾到勝利風吹上「僞證交」的排門，一場吸血活劇壽終正寢，所以沈逆大概亦有自知之明，還是早點落門山爲妙，但是你沈逆是撈得腦油腸肥，一般小伙計可在這生活指數被僞幣二百對一折弄得過不下去，當然不會太太平平的放你過門，於是紛紛聯合起來，要求解散

王永康從「賭」而「股」的祕密

大名鼎鼎的賭台老闆王永康，收括了不少造孽錢，看見「股市」熱鬧萬分，於是也想來玩一下。

起初他還是自己做大戶，進多少，出多少，因爲他看來，賭大小，不是大即是小，做股票，不是大也就是小，面子上兩條路，實在也是一般無二，做了一時，做老闆的終究喜歡做老闆，做頭家的終是喜歡推莊，不相信做閒家，他做股票也是這樣，做了一陣大戶，厭了，想弄只「公司」——股票公司，做做頭家，弄一位莊家白相白相。

他也是敵僞的紅人，所以跟敵僞時的股市場紅人沈逆長賡有來有往，所謂物以類聚，經王和沈一商量，沈逆想一辦法，給他弄到了「七」「十一」兩塊牌子。王永康的股票公司倒也跟他開的「永安」賭台一樣，爽進爽出，大受一般「做股」朋友歡迎，而王永康從前孵荳芽時萬想不到會做賭台老闆，更萬萬想不到從開賭台會開到「股票公司」。

他因爲一向「賭」慣，所以做股也同賭一樣，操縱起來，力道相當龐大，也算「股奸」中一員猛將。

誰料得到他是個「卅二張」牌「兩顆骰子」的寶貝！如此股市，眞是作孽！

費，照例「僞證交」應念舊時進賬之麥克，麥克，拿出一個尾數作爲了結，誰想有錢的寧可死了帶到棺材裏去，不願散福，把昔日整理成交場賬，計算金額到天亮的可憐份子，置之不顧，接下來幾度討價回價、拿出了一筆微乎其微的解散費，其他一概涓滴解到私囊，大概可以拿去作身後姨太太跟人私貼費吧！

衆家董事長林康候

吃股肉
撈油水
頂拿手

海上三老之一的林康候，在敵僞的霸佔之下的上海，他也是社會上活躍的一個。這幾年當中，林康候跟隨在僞府的若干漢奸後面，專替他們賣力，大有「赤胆忠心，頭頭是道」的

模樣。

林康候過去是銀行業方面活動的人物，因爲接近銀錢金融界，對投機事業自然是斲輪老手，所以他的名氣挺響，凡是實業界工商界人物除開拜聞蘭亭袁履登老頭子外，拜林康候的也復不少，有這樣一點緣故，他才成爲紅牌的社會聞人，僞方的寵臣了。

華股地界，在許多廠商方面，林康候身兼要職不少，且多半是「董事長」階級，像「中法油脂」，「標準味粉」，「新華噴添」，「中國奶粉」，還有一家什麼「新一行」，有人說是虛設字號，可是當時「董事長」擺在前面，誰敢多一句話！爲此，林康候成了市面上風行一時的衆家董事長，到處他都非常吃香似的。

林康候頗善辭令，說話帶幾分荳腐氣味，愛開玩笑，天眞得可以，見面時總見他笑口常開，他也由此而受人歡迎的。

當僞證交猖狂的時候，林康候替幾隻有關的股票，捧得至於盡矣，一些股奸們都賣林逆之賬，於是頗有聲巴。股票在狂漲猛跌的時候，林康候當然擠在投機陣營裏，做上海經濟市場操縱的幫兇。

這個衆家董事長門檻九十六，股奸們都見他眼手眼脚的。

所以僞華股市面越是上落大，跌慣重，他越有油水可撈。這樣混水裏摸魚，其實還不是從衆人頭上刮一票？難怪跑市場的散戶們要吃着生活了。

臭股大王周邦俊

要是咬文嚼字的來一下八股文章，頭一首先得「破題」，這是寫「股奸」周邦俊的破題。

跟包起家　牢底傷命

周邦俊者，先期之「花柳醫生」，僞組織時之「跟包的跟包」及黎明時候「拖牢洞」也。最初，周以一「花柳醫生」的資格混跡醫學界，不學無術，但弄得一手的好馬屁，雖鐵般門檻也包險一鑽便進，所以一弄兩弄居然也算西藥鉅子之一，等到「豔電」汪記蠢然起動之初，他還一手的抱着「汪記」的著名跟包，褚

逆民誼，想弄「民誼××」招股時，經不起各界打擊和輿論，祗得登報聲明，說：「民誼者非褚民誼之「民誼」爲民之……所以題名「民誼」。

轟底一聲日軍偷襲珍珠港，跑馬廳放起大汽球，日兵進駐租界，周逆大得其樂得其所哉，明目張胆，跟褚逆做起「跟包的眼包」來了。

提起周逆誰人不知，凡在股市進出的人都知道他是「中西系」的幕後主持人，他有股票經紀人牌子做市場上操縱的機關，有虛設的「臭水廠」「味之素廠」及「宗死」等股票作爲操縱的籌碼，更有偽組織下的崐曲太極專家作他的主持勢力，有財有勢有噱頭，此時不「做股」更待何時！「藥廠」的忽高忽低「臭水」的被打進票面內而又拉到三百多塊，皆出公之大力，其他另另碎碎和人家併併湊湊式的「做手」不一而足更難盡述。

天亮了，周逆也厄運臨身，國法難逃，打下牢去，據說因爲鴉片烟癮大發，不支而死於監獄，做了一員「拖牢洞」股逆。

股奸列傳

第一集

編輯出版者　中中出版社

經售者　各大書店報攤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出版

每冊國幣伍百元正

希讀者密切注意第二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0169B

世界影訊・

好萊塢紅星生活
報導新片介紹影
壇花絮有聞必錄

星期小說・

小說名家一致執筆
陣容堅強惟我獨尊

戲文

海派作家集體動員
元老少壯空前執筆

・浩氣出版公司不日鄭重發行・

浩氣出版公司發行五大名歌選！

★★★冊……冊……有……勁★★★
★★★曲……曲……風……行★★★

姊妹袖珍歌選

・姊妹歌選・歌迷姊妹・

好萊塢歌曲

・世界名曲・英漢對照・

蘿蘭影舞歌選

・流行新歌・應有盡有・

上海流行新歌

・上海歌曲・一網打盡・

影舞新歌選

・影舞之歌・搜羅最全・

★為上海文化創造新的原力！

•是同業批發總匯——替讀者忠誠服務•

浩氣出版公司

代理出版

凡各界意欲出版任何刊物或作家著有稿件格於種種困難疑問等本公司請有專家設計出版手續簡便

主要業務

代理出版
代理發行
代理編輯
代理印刷
代理裝訂
代理設計

代理發行

本公司出版刊物衆多發行網遍全國各埠俱有特約經銷處銷路絕有把握謁勝歡迎代理發行代理經銷

特設函購部

本公司爲讀者並同業忠誠服務凡全國通郵之處函購任何雜誌期刊圖報迅速便利匯票郵票十足通用

•地址：上海合肥路四八六弄四十七號•

◇電話：八〇七九六號◇

028722